

亦夫◎著

土街

中国本土魔幻现实主义标本
人性恶的核聚变反应示意图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亦夫◎著

土街

在这充斥着仇海欲壑的尘世上，此书
谨献给所有热爱并珍惜生命的人们。

——作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街/亦夫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33-0097-1

I. ①土…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1718号

土 街

亦夫 著

责任编辑: 何 睿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老 俚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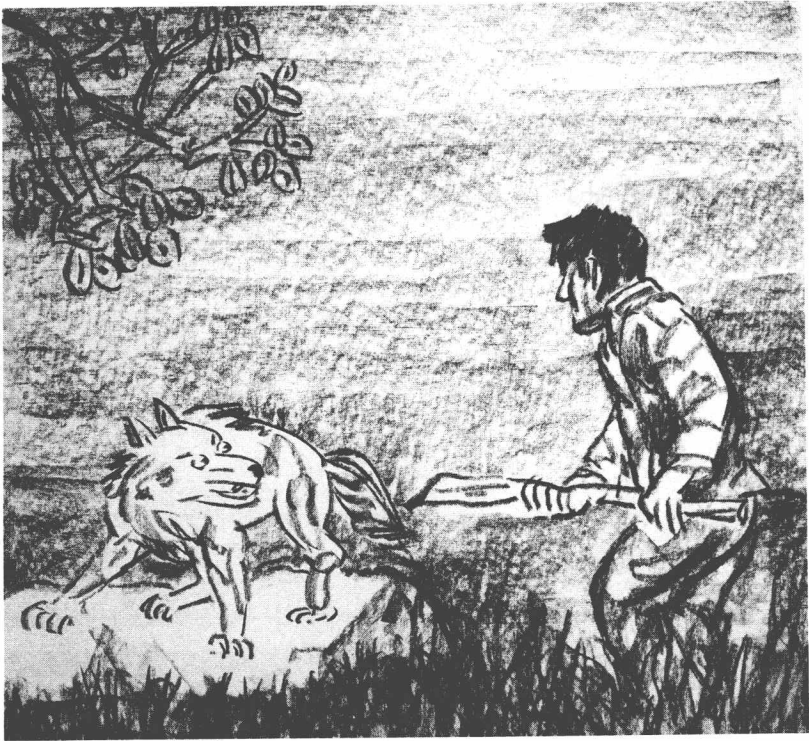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33-0097-1

定 价: 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我内心深处只爱生命……而且，说真的，
我恨它之时也是最爱它之时！

——尼采



1

治才沿一道缓坡爬上土塬时，宗孝正站在路边撒尿。他目光顺着一道白亮的水柱望上去，一眼就瞥见了宗孝那硕大醒目的家伙。

“贼日的！你凡事压我，连这话儿都要比我大。”治才心里忿忿不平地骂了一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中那张草黄纸做成的肄业证，心中更是泛上一丝难言的悲哀。治才刚欲灰塌塌地抬腿走开，远远却看见前方土路上有个女子款款走来。女子一身红袄，在满目苍凉的荒原上十分刺眼，就如同冬天落光叶子的枯枝上残留的一枚鲜艳的柿子。

治才望了望宗孝那宽厚结实的腰膀，见他那泡尿水仍强劲有力地滋射出来，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黄土上发出一片坦然无忌的响声。他又瞅了瞅远远走过来的红衣女子，忽然生出一股浓浓的妒意。他飞快地走过去和宗孝并排站下，褪下裤子撒起尿来。治才使劲地挤着膀胱，终于有几滴蜡黄的浊汁断线般地流出来，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六月干渴的黄土里。

“宗孝，尿着哩？”治才讪讪地跟宗孝打着招呼，眼光却一直斜瞅着远处的女人。那女子走得近了，突兀地看见前面路边站着两个撒尿的半大儿娃，先惊后羞地低下头去，扭扭捏捏地在那里等着。

“她要望这边瞅也只能看见我的，我把宗孝那狗日的给挡住了。”治才和宗孝同时抖一抖提上裤子。想象着红衣女子的眼光可能像一道白绫一样撩过自己的私处，治才浑身忽地掠过一丝颤栗般的热浪。

“宗孝，同样念书，你拿的是大红的毕业证，而我拿的是尿黄的肄业证。你们家又在咱土街长脸了。”治才见宗孝带搭不理的样子，心里“哼”了一声，“不过，那也没甚用处。谁还不是回乡下牵牛种地，娶婆姨生娃。”

宗孝仍未搭腔，只顾闷着头独自往前走。他的影子黑洞洞地照在脚下，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

“这狗日的货！硬头固脑的，越来越像他爹老掌才了。”治才受了冷落，却也不敢做脸做色，只在心中暗骂了一句。

红衣女子等候两个儿娃尿毕，才敢继续行路。治才边走边眼热地盯着她看，待走到对面了，治才却一下子又犯了老毛病：他只觉得鼻子一麻，两股清亮的鼻涕像肥大的白肉虫子一样踹出鼻孔，挂在了嘴唇上。就像有的人一紧张就小便失禁一样，治才只要心里一忽悠，准保就鼻涕长流。他赶紧一边使劲吸溜，一边用袖子去抹。六月火毒的太阳悬在头顶，低得似乎伸手可触。粗大的光线像滚烫的大雨一样，劈头盖脸地浇在人的背上，一种烦躁和亢奋的情绪便在心中腾腾上升。

女子生得眉清目秀，身材高挑。她脸色红润，双臂白净如藕，竟有几分城镇人的整洁利索。治才望着她胸口上揣着的那两个轮廓分明的香饽饽，嗓子里不争气地发出一阵“咕咕”的响声。擦肩而过的女子抬头瞥了一眼治才，见他双目痴愣，鼻子上挂着长长的两道鼻涕，忍不住“噗嗤”地笑出声来，遂加快步子，小跑般地匆匆向豆会方向去了。

治才一边走一边回头，盯着女子两片丰腴的屁股看个没够。

直到那女子已走到谷底，小得如同一个移动的红点时，他才想起来用手把鼻涕擦掉，抹在了自己的鞋帮上。

“宗孝，那女子你认得不？”治才问。

“一个过路的，我咋认得？”宗孝老声老气地说。

“是爱莲！你真不认得？转来咱们学校快一年了。男生都说她是照着仙女的样子长下的，眼馋得夜夜都在被窝里打手枪哩。嘻嘻，你愣是不认得！怪不得你学习总是那么好呢。”治才“啧啧”地咂摸着嘴说道。他的笑声听上去快乐而猥琐。

“红颜祸水，哼！”一直沉默不语的宗孝忽然厌恶地嘟囔了一声，然后就撒开腿朝前跑起来，片刻工夫就将治才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那身被粗布单衫裹紧的肌肉鼓胀欲裂，巨大而醒目的臀部从背后望去，沉重得令人感到畏怯。

六月的土塬上野草早已被晒得发黄枯萎，冷不丁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古怪的冬天。塬下四处都是金黄的麦田，无边无际，翻涌如浪。治才不解宗孝何以如此。他望望前面，又回头看看后面，只见宗孝和爱莲各自变成一黑一红两个小点，一前一后地消失在金色麦浪之中。想起女子那妙不可言的一切，想起刚才无意间瞥见的宗孝那硕大惊人的家伙，一种莫名的失落和妒意又泛上了治才的心头，刚才那丝亢奋的感觉立即便消失殆尽了。

“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那玩意儿弄成个不顶事的软蛋，让你再也不敢在我面前声大贼高。”治才忽然愤怒地说。

太阳孤独地高悬于寂静得如同死亡一般的土塬上，粗大的光线从头顶倾泻而下，使人恍惚间觉得它正流金般在脚下聚集，片刻便会涨上来淹没自己。

这想法使治才忽然害怕起来。他也撒开脚丫子，朝着土街的方向跑去。

2

“我毕业了，而癸二家的治才是肄业。”宗孝站在父亲掌才光裸的背后，听着那霍霍的磨镰声沉闷地笼罩着整个土院。

“我大舅在西安城里当官哩。”他又说。

老掌才只是闷头磨镰，不吱一声。肮脏的汗水顺着他精瘦的脊背一股一股地淌下来，在粗布短裤的边缘上积起一圈黑渍。宗孝还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老掌才已经磨好了第六把镰刀。他头也不回一下，“啪”地将那把镰掷到宗孝的脚下，老牛嗡嗡地道：“狗日的麦黄了。”

“家里有四个弟弟哩，我想到西安去招工。”

“你没听我说狗日的麦黄了？！”老掌才忽然咆哮起来，将另外五把磨得寒光四射的镰刀一古脑地掼在了宗孝的脚前，然后站起身来，挺着他那颗硕大的头颅走开了。

“狗日的爹！”宗孝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忿忿地低声骂道。

3

土历六月底，稀薄的麦子经过碾、扬、晒、装，都已存进了土屋的顶楼上。金黄的麦秆被捆成拦腰粗细的捆儿，一堆堆

地放遍土街的房前屋后。长满麦茬的黄土地被火辣辣的太阳暴晒着，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泥土的腥气。大中午的时候，蝉们在稀疏的杨树叶间拼命地嘶叫。土院中新麦的淡香四处弥漫。鸡们被毒日晒蔫了精神，愣愣地挤成一团，呆立在院落潮湿阴暗的角落和井台旁。街上没有人影，没有声息，忙碌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村人们，此刻都疲倦地在土炕上发出一片萎靡的鼾声。男人和女人交错着睡在土炕两头。他们落满汗渍和土灰的肉体贴着磨得黑光发亮的四六大席，混合着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这味道如同地气一样让人亲切而慵懒。婆姨们无须眼珠滴溜乱转地看男人们的眉高眼低，无须火烧火燎地在厨房里烧锅弄饭。所有生命都像喝了陈年老酒一样酣然入梦，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安详的气氛。轮廓看不分明的太阳像撒下面粉一样，给细尘轻飞的土街投下一片匀白。看得久了，这绝静的村舍如同正处在午夜时分，而那颗燥热的太阳如同满月一样让人感到凄冷和不祥。

“正午和午夜其实都一样，是孤鬼游魂出没的时刻。”村里胡子花白的老汉们常常用那种涉世艰深、见多不怪的风度，噙着烟锅给碎娃们说起这些。

一个夏天出来，宗孝黑瘦了一圈。刚毕业时嘴唇上还嫩黄的胡子，一下子就变得又黑又硬，说话的声音也像老牛哞哞一样有了嗡声。此刻，他头枕双手躺在东偏厦房的土炕上。四个弟弟横七竖八地躺在他身边，发出起伏不定的一片鼾声。宗孝睡不着，他一会儿眯缝着眼睛看套格窗外在强光中不屈地飞舞的苍蝇，一会儿看身旁四个弟弟干瘦黝黑的裸胸。他们的鼾声在一派空旷中轻轻颤动，犹如一只在地层深处沉眠了千万年的怪兽。这鼾声也充满令人伤感的疲倦，让他想起身处翻飞扑面的尘土中时鼻口和肺腑里的感觉。四个弟弟的年龄分别相差两

岁。宗孝忽然觉得父亲和母亲像两头猪，辛勤而疲惫不堪地生育了他们。这想法让他忍不住“噗嗤”地笑出声来。

“麦子已经收进仓里了，我也该正经想想自己工作的事了。”宗孝翻过身，把后背对着四个死亡般沉睡的弟弟，心里闷闷地泛上一缕惆怅。

村里和他一道从学校回乡的另外两个后生治才和林生，早已双双招工进了城，而凶悍的父亲那双总是朝天的眼睛却漠然无视。有一天中午，在一片金黄的麦田中，宗孝一边抡镰割麦，一边喘着粗气刚给父亲说了句：“人家中学毕业的全进城了，连肄业的治才都当了工厂的会计”。掌才一下子就黑了脸，把麦捆拍得劈啪乱响地骂道：“你天狗吃月亮想得美！家里你是老大，你进城剩下四个软脚怯手的兄弟，地里的庄稼谁来做呀？”想想老掌才那张狂怒扭曲、让人望而生畏的瘦脸，宗孝心头重得像压了座山。他又翻过身来，看着四个同样又黑又瘦的弟弟，忽然觉得他们像一具具早夭的尸体，随意而凌乱地扔在自己的四周。

院子里苍蝇一片嗡动。母鸡们在潮湿的井台旁发出“咕咕咕”类似老人自语般的声音。宗孝烦躁地从炕上坐起来，窗户外粉白刺目的太阳光立即辉煌夺目地照到他的脸上。

“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给爹再提说工作的事。”宗孝想。他的胸腔里“砰砰”地回荡着一种空谷中巨大回响般的震动，而阴凉的屋子里一片空寂，死亡般的宁静像夏日里翻滚的乌云一样从头顶扑飞而下，淹没一切。

父母所住的厦房中忽然响起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这种声音宗孝是熟悉的。它几乎每夜都同土楼板上在深夜里辛勤走动的老鼠声一道，在他的心头一遍遍碾过。现在是正午，父亲和母亲又一次制造出来的这种神秘声音，让夜半时分的一切感觉

都冷飕飕地传遍他的全身。正当宗孝惊恐不安又难忍好奇地侧耳细听时，那间木门紧闭的西厦房里却响起一阵“劈啪劈啪”的摔打声，紧接着父亲那令人颤栗的怒骂夹杂着母亲破碎的哭泣声，如同一场暴雨般疾扑而下，顿时整个沉睡的院子便由酣梦中惊醒：鸡们开始睁开眼睛走入金黄的阳光，后院的母猪开始发出痛快的哼哼声……宗孝腾地跳下土炕，光着脊梁向屋外跑去。四个鼾声不住的弟弟随后像傻头傻脑的小猪一样，睁开了他们粘满眼屎、疲倦无神的眼睛。

西偏厦的房门从里面死死地倒插着。宗孝使劲推门的时候，屋里的混战已经像交配期群狗的撕咬一样吼声震天。而这巨大且混杂的声音是父亲老掌才这个精瘦干枯的男人孤独制造出来的。宗孝使劲地拍着门环，不断用哀求的声音喊着“爹！爹！”，而爹像一匹剽悍的公马一样，鼻子里丝丝有声地喷着粗气，用暴怒的辱骂和毫不留情的痛毆在完成对身下那个女人的征服。他沉醉在一种纯粹的境界中，全然忽略了门外喧嚣的阳光和阳光下像一条蛇一样疲软却阴险的儿子。宗孝的叫声越来越嘶哑。他努力透过门缝朝里边观望，只模糊地看见昏黑的屋子里，父母像两只巨大的老鼠一样嬉戏般滚成一团。母亲艾女嘴里发出吱吱吱的尖叫，不停地：“你不是人啊，老东西，你真不是个人！”这声音从黑洞洞的门缝里飘出来，夹杂在老掌才那气喘吁吁的叫骂声中，让人想起厚重的黑土上那种刚刚出生的苍白无力的白蚂蚁。

宗孝终于停住了拍得生疼的双手，疲倦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四个穿着短裤、上身挺着干瘪裸胸的弟弟宗礼、宗信、宗志和宗才，正可怜巴巴地站在门口。他们个个眼睛里充满无辜和惊慌，看见宗孝过来，都用乞求的声音说：“哥！”宗孝一脸烦躁，嘴里嘟嘟囔囔地道：“都回去睡！甭管，谁爱把谁打死就打死！”

看着四个弟弟像驯顺的狗一样溜进了黑糊糊的门洞，宗孝站在院当中的阳光下，一种主宰的感觉在胸中腾腾上升。他紧握拳头，感到成熟男人的力量充溢着自己黝黑的肌肉。

父母的吵闹声让整个土街都苏醒了过来。大门口聚集了许多午睡起来的村人。他们不时小心翼翼地把那扇大门“吱”地推开一道缝，伸进脑袋向里面探看究竟。

宗孝正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便顺手操起一把铁锹，怒气冲冲地大骂道：“来，我把你们狗日的迎进来看！看热闹看到你爷的院子里来了。”

村人们见他横眉立目一脸凶相，都一溜烟跑开了。有个十七八岁的毛头愣娃，一边跑一边感叹道：“这货又是个老掌才，跟他爹一样的疯张毒辣。”

宗孝垂头丧气地在门墩上坐下，心里像六月的天气一样燥热烦闷。一只温柔的母鸡咕咕叫着走到他的脚下，被他忽然飞起一脚踢得落了几片羽毛，尖叫着连扑带飞地逃远了。

“狗日的爹！”宗孝愤怒地骂，可刚一骂完他却又淹没在一片自责之中。老掌才这个凶悍的瘦男人，在他心中是这个家不可摧折的一根大梁。

院子里复归宁静。后院杨树上的蝉鸣又一声比一声变得悠扬。这时西偏厦的房门“吱”地一声响，老掌才从一片昏黑中走入了外面一团眩目的强光。他叼着烟锅，头上青筋暴胀，眼神中充满平和的威严。母亲随后眼圈红红地跟了出来，提着柴笼到厨房中弄饭去了。

“后晌还要起猪圈哩，你不睡觉是哪股邪火把你烧的？”掌才从大门出去时，瞪着眼向宗孝叱责了两句，然后呸地往地上吐一口痰，样子颇为安逸地转悠到村口去了。

宗孝望着他的背影，又一次看到父亲的屁股像房屋的地基

一样，沉甸甸地充满不可撼动的力量。

宗孝知道进城招工的事只能缓后再提了。他站起身愤怒地叹了口气，灰塌塌地转身进了屋子。

4

土街由二十来户人家组成，大都守着一座土院、几亩薄田过日子。当然也有喝了点墨水而被招进城做了工人什么的，但这样的人家在村里极罕见，屈指可数。土街的房屋不管高低宽窄，朝阳背阴，一律的木窗木门、泥坯子青瓦。每户一院，院墙亦属土夯而成。长年累月，除了青季院里院外几株稀落的杨树或土槐能染上一些鲜绿外，整个土街终年融化在一片不见边际的土灰中。村人们不知疲倦地从洞口般的门楼中出出进进，同样灰黄的脸上洋溢着踏实和平和。那个时代虽说盗匪如毛，但土街荒僻贫瘠，却因此幸免于种种绑劫抢杀之灾，在贫困中保持着它长久的安详和从容。

土街上甚至没有真正的财东。虽说有的人家拥有薄田的面积较大，但也都是自种自收，没有一户阔绰到出钱雇工的程度。收获时节，也只能靠着儿女成群的优势，在雨季到来之前把田禾收打入仓。老掌才一家大抵就算得上这类人家。也有人因田薄地少，家中又无牵无挂，干脆弃了锄耜耨耙，逃离土街去远方谋生的。掌才家西邻的旦娃，就因那年雨水把刚刚成熟的麦子全打落在泥里，颗粒无收，伤心地在街口嗷嗷大哭一场之后，从此就不见了人影。有人传说他入了白家屯的土匪窝，晚上蒙

面出巢，操起了抢钱劫粮、浇油烧人的营生。这传闻曾使得土街上几户与光棍旦娃有过一点恩怨的村人们整日忧心如焚，连光头瘸二也因与旦娃争过地界而吓得一泡尿差点把自己漂了起来。但旦娃却从此再也未露一面，更谈不上把土匪队伍引到自己的村里来劫财烧人了。

宗孝能背上干粮在县城读完初中，并不是父亲老掌才眼光长远，而是齐村大舅的恩惠。宗孝的大舅德成是远近知名的人物，在上海念完大学后回到省城，不到三十岁就做了省税局的局长。是他资助宗孝上学并不时给对此耿耿于怀的姐夫掌才讲通道理的。

这年夏收结束后，掌才的脾气变得更加暴戾。他除了把自己的女人摧残得大声尖叫或不停嘴地骂“你不是个人”之外，家里五个儿子和四头猪也被他搞得整天忧心忡忡，诚惶诚恐。宗孝一直没敢再提招工进城的事。他整天光着膀子一语不发，不等掌才吩咐就主动一个人去起猪圈、拉土、绞水或收拾农具。老掌才瘦脸上现出一种近似温情的宽慰，于是便更加严厉地叱责宗孝的四个弟弟或殴打婆姨艾女，眼睛里更加充满那种让人既踏实又恐惧的灼人之光。

宗孝的母亲艾女是齐村一个财东的女儿。她之所以下嫁土街，并非是贪图掌才独人清静或院阔地广，而是因媒婆领着十七岁的艾女背见了一次掌才后，她就被这个男人眼睛中那束夺目的灼热烧得茶饭不思，顾不得老财东的一再责骂和弟弟德成苦口婆心的开导，几乎是一溜小跑般地嫁到了掌才那间黑咕隆咚的偏厦房中。

宗孝听见爹妈在那间土屋中发出哼哼唧唧的绵软声音，就如同听见咕咕咕的鸡语一样早已习以为常。而这年夏天以后，母亲常常从屋中走出来，苍白的脸上满是泪水。她总是摇摇晃

晃地跑到院墙角那株臭椿树下，一边恶心地吐着秽物，一边有气无力地说：“老东西你不是人啊，你不是个人。”宗孝赶紧过去扶住她道：“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艾女说不出话，只是紧闭着眼睛，任泪水一股股从眼缝中流下来。

宗孝说不出安慰母亲的话，只能手脚勤快地帮母亲到厨房中去拉风箱。老掌才光着背走进厨房，舀起一瓢凉水，咕咚咚就往肚里猛灌。宗孝听见母亲小声说：“不怕激炸了你的肺！”。

每逢这时，宗孝心里既有对父亲这样做男人的仇恨，又有对母亲这样做女人的困惑。

掌才眯眼瞅着瓦蓝的天空中那张像油饼一样放射出诱人金光的太阳，嗅着土楼粮仓中散发出来的新麦的腥香，看着母鸡们大腹便便地在院子中散步，心中便涌出一股狂热的自得，而这种自得使他的血液像烈酒一般浑身火辣辣地流动。掌才不露声色，枯萎的瘦脸上显示出外乡地主在大丰收之后的那种浮躁的喜色，双眼目光炯炯，灼热逼人。他沉醉在操纵自己的女人、儿子、牲畜和家禽的喜悦中，看着他们在自己巨大力量的威慑下，发出无力的呻吟而心旷神怡。大儿子宗孝刚开始悄无声息地做着该做的一切时，他以为这个傲慢而冷漠的愣头青终于驯服在自己的家威之下，收敛起想招工进城的勃勃野心，甘心认命地成了个庄稼汉。但渐渐地他发现，宗孝并不像别的儿子一样总是围着自己献媚：给他捶背、取烟锅、打洗脸水，或一句接一句地夸老子买回来的谷种百里挑一，垒起的砖墙无人可比。宗孝只是光着脊背闷闷地干活，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好几次掌才看到他中午坐在门楼前的石墩上卷着纸烟时，有几只老母鸡走近身旁，被他一脚踢得鸡毛四处翻飞。老掌才忽然想起“焉驴踢死人”这句话来，心里那片纯粹的自得立即蒙上了阴影，暗暗觉得这个长子的心中正阴险地翻滚着一团乌云。

夏收过后的懒散，一直持续到把玉米种进地里。村人们脸上带着久睡而致的慵倦，不紧不慢地提着一罐凉水来到地头，套牛安犁，耩耬点种，就像揪面片一样轻松地种着秋天的庄稼。春季里种麦时节里那种你喊我嚷、地头人来人往、表情亢奋焦虑的繁忙和热闹，被一种游戏般轻松的田园景象所代替了。

初秋的天上浮着几团淡淡的白云。闲散的村人们开始到四邻的村庄去串亲戚。

这一天，艾女拿出浆洗一新的一身黑布单衣，催促掌才到齐村的岳丈家里去走动走动。掌才嘴里“急个球！缓几日再说”地应付着，仍旧每天脏头脏脸地到地里去转悠，看到有碎瓦片或石子儿就一一拣出来撒向远处。

过了几日，宗孝对母亲说：“妈，我爹不去算了。我自己到我舅家去看看，要不我跟你去也行。”

“你爹一年到头不走一趟亲戚。老亲戚都要当家的去走，真不知道你爹是执拗，还是舍不得两把挂面。”艾女一脸的苍白和忧郁。

“我大了，也和姥爷说得来。叫我爹去又闹得人厌狗嫌的，何苦哩！”

“也没别的办法，你爹反正是个不去。妈给你洗洗衣服，明天到齐村去看看你舅家爷，就说咱家收成不错，人也都安安稳妥的。”

“不知我舅从西安回来了没有？”宗孝问。

“大概没有吧。”母亲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就转身到后院去给猪拌食了。宗孝望着母亲那落满灰尘的后背，心中又是感激，又是伤感。

第二天宗孝起了个大早。他把那身还没有彻底干透的土布衣服穿整齐，又取出上中学时舅舅送自己的那双白球鞋穿了，